

文藝陣地

第三卷至第五卷

上海書店 影印

文藝陣地

茅盾主編

第三卷第一號

特大號





中國之友

梁永泰作

贛江待渡



一九三九
信板守集

羅清楨作

贛江待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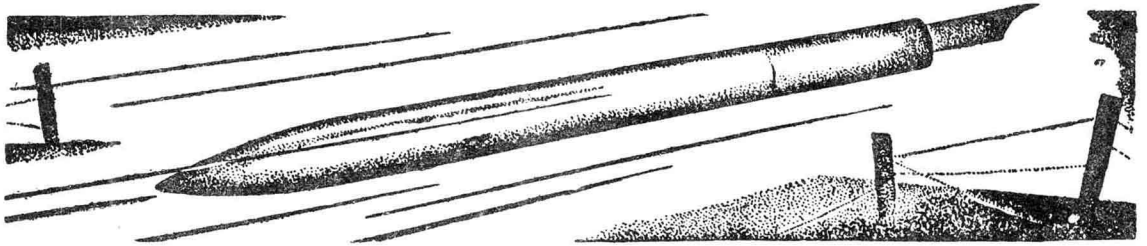
和平縣路警

一九三九
和平館途中
生板



和平縣路警

羅清楨作



第三卷 第一期 目次

金融篇（小說）

展開文藝領域中反個人主義鬥爭

劉白羽 八五

短論

一年的感想

巴人 八五

當前的工作總則

適夷 八九

暗陰的光

杜埃 八九

生活和理想（理論）

齊明 八三

指揮所裏（報告）

天虛 八二

無花菓樹（散文）

石靈 八三

梅溪之擊（報告）

欽文 八四

戰工第八十三隊（粵北散記之一）

司馬文森 八六

狗的故事（記字旗下之十一）

S Y 八六

詩

掘壕者之歌

呂黛 八二

海

征軍 八三

話劇在上海

景宋 八七

報導一個新嬰兒在中國的產生（工作報告）

凡海 八四

「上海一日」（書報述評）

白鶴 八四

「無名氏」（書報述評）

黃繩 八四

中國人的站起

歐陽凡海 八五

文陣廣播（九則）

八五

編後記

八五

插圖

中國之友（木刻）

梁永泰

贛江待渡（速寫）

羅清楨

和平縣路警（速寫）

羅清楨

文藝陣地

第三卷 第一期（廿五號）

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兼

茅盾

發行人

生活書店

重慶 武庫街二十一號

香港 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 馬坊門二十五號

桂林 中南路一〇一號

長沙 成都 梧州 貴陽

昆明 上海 蘭州 宜昌

萬縣 衡陽 天水 南鄭

南昌 吉安 金華 麗水

常德 沅陵 福州 桂平

百色 迪化 巴東 嘉定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定價		預定	
每月逢一日十六日發行	本期零售每冊一角六分	外埠每冊一角八分	
冊數	國內	國外	
三冊	八角	一元	一元
六冊	一元	二元	二元
十二冊	二元	四元	四元
全年	四元	八元	八元
郵票代價	十足收用		

金 融 篇

劉白羽

從早晨起颳了老北風。風冰一般浸到農民們的頸裏，他們便縮縮頭，望望天：「又該下場雪了！」「嗨——臘七，臘八，凍死寒鴉，這話說得到是有個來歷呢！」……

不錯，是臘月了；自從種了春地麥，敵人佔領了鐵路沿線後，一天天冷起來，田野從秋天的枯槁裏，改換得像一片黑烟，田坎上凍的土疙瘩，稚枝細梗落淨了的老樹幹，遠遠的一片天，都發點黑須須，只那倒在土埂埂里的秫柶子上，薰着整天不化的白霜。

村東頭墳圈旁的路上，一個婦人騎着匹黑毛驢，噠的走過去。

「看——新媳婦都住娘家去了。快過年囉！」一個貓臉的孩子，咧着嘴說。

「哈！」

「爺爺呢？」

後面一個肩膀粗粗，四楞眼的小傢伙，把手朝背後一指：「王七小酒館。」

酒館在焦快村東頭。因為已是黃昏，上了半扇黑門板，露出一點燈光。

春夏秋三季，在這兒，不管黑夜，白天，總聽得見莊稼地裏的鐵轆轤，給驢兒拉得叮噠噠的清幽的響着。

現在，却什麼也沒有。只壓着一片寂靜。背後，朝陽的土坡上，五只李家園子，剛才飛來一隊烏鴉，現在又哇啦——哇啦的撲騰飛跑了。酒店裏的一個喝酒的老頭兒，就咬文嚼字的說：

「老鴉叫，撒泡尿——是該上坑的時候了。」

然後，他低頭斟了盃酒，喝下去。微張兩片誠樸的大嘴，「哈」了一聲響。他是坐在爐子邊上，架着兩條腿，冰凍了的鐵釘鞋底，烤得冒着白氣。他拿一只粗大的手握著只酒盃。兩鬢白鬚上，還掛了一顆酒星，臉是棕紅的，眉毛一抬，那幾條淺白的皺紋張翕着。他滿意了。

郭老頭子在這個村子裏，數到他是第二代了。不知多少年前，老一輩的，從山東推那單輪小車子，不知怎麼在這兒就成家立戶了。他從年輕起，一年到頭，犁地，耙地，蓋地，墾地，鋤地，割地，種地，他生在土裏，長在土裏。將來就死在土裏。現在六十三歲，也添了兩個小孫子了。他可從沒歇過手，歇過心，因為他知道得那樣多——月亮套個圈，他知道要有風，就去看牛圈門，關緊，省得叮噠噠亂響。小燕兒一鑽天，他又知道要落雨，就去打通田埂上的土壩壩子。今天，他心裏計算是該落雪了，為着預防一陣雪後寒，便來開了四兩高粱酒。

王七却從跛了條腿的桌旁，把算盤一推，伸出——嘿——賈布郎，你說呀！案家嫂子，怎麼和她小叔

子——」

誰料却給本是沉默着的，這老莽撞的獨一酒客，魯莽的伸出手搖了搖。王七就睜眼陪了一笑，咕吡的：「別來啦？幹嘛老虎帶數珠，假充善人。」

「嗨，你這孩子！」老頭笑着，粗聲的：「我倒是問點正經。」

「說正經道正經——」酒缸上坐着的鹿角甩着手裏的小瓜皮帽，作「鳳陽花鼓」調哼着。

「真的，我到有件事，忘記說——」賈布郎是一個尖嘴猴腮的，三十郎當歲的人，頭上是一頂兩年前從保定城帶來的青剪絨四塊瓦帽子。眼睛兩泡凸出，一臉麻子，尖起下巴就是個三角。他是北面定縣人，販賣布匹，四五年來，慣跑這東西一帶大道，揹着挑担或肩包，搖「播浪鼓」，這小鼓聲音，已是被村落裏小男婦女所熟習，不管早晨晚響，到一個村子上，一搖，便有人圍攏來，買布頭，買針線——對這給一條大道連串在一齊的村落裏，他比其他什麼人都熟習，他不但從城市裏帶來東西，貨物，也帶來很多消息和笑話。他還把這個村莊的故事和那個村莊中的串通起來。四五年賺下的錢，他本來能够買一匹毛驢來馱東西，可是他覺得不夠，他需要的更多，要像城市裏的買賣人一樣，開個門面，就這樣，他變成一個見錢眼開的人，他捨不得一個銅子兒。這會，他伸出右手，

再伸出一個二姆指，點了點，悄悄笑了笑，故作起鄭重來：「這個事可干係不小，你想——昨天來的信兒，說城裏要不用中央票子啦！」

「怎麼講！有這事？」老頭子酒盃一提，緊釘着問。

王七七本來從耳朵上取下來夾着的半截「大嬰孩」想點着抽。現在心裏抽痛了一下，立刻橫起眼叫：

「如何是好！我，我——」

鹿角却聰明的使眼色制止他——惟恐王七七說出真話，把那櫃裏三十塊中央票喊出，就證明剛才兩個人一大套說賠本的話是瞎話了。

寶布郎却嘆味笑了。

「話得有根有眼——古人說的對，水裏無風不起浪！這回中央票也是如此！」他伸手烤火。

另外三個都聚在爐旁——聽他講道理：「你們想，人家日本人來了，就帶了大細金票！」

「噯，金子的票？」兩個生意人王七鹿角，不約而同的，貪饞的微笑着。

「噯，金子的票——那麼，人家不要這紙票頭了。再說：他詭秘的眯着眼睛，喉嚨震得生響：『現在來了多少八路軍，得低點聲，對想想，他們就是共產黨軍隊，來了，還有什麼好，左不是共上兩共，就把焦快村完蛋啦！現在亂了，誰還敢存那紙票，這宗紙票，就這樣不好，誰來用誰的，我說！』」

他說完得意的伸手來接老郭的酒盅。老郭却沒理，給他個木漲漲。還乾乾直偏的摔了閒話：

「什麼他媽的金子，銀子——從大清到民國，沒這

巴宗事兒！」

鹿角二人可另作打算，他倆在腹中劃算，想想怎樣辦。四十七歲的王七七更着急些。他敢心那三十塊，還有放印子的事，以後一定要拒絕中央票才成。他想到這三十塊錢，就是他和表弟鹿角兩人若不多了一年的了，賺頭，可

不能一下白了。昨天那一壘酒，鹿角說他摻對的兩瓢冷水，太狠心了。他就滿肚子氣悶，作買賣還不是這種事：將本找利。再說：錢賺下還不是兩家都好。現在這個意外的雷，却打了一冷槌。他想着，便冒失了半句。

「對，管他呢！反正咱們算盤子兒扣着了，做生意人，就是——」

「噯，我說明天貼個報子，咱可別再收那種票！」

「別這樣粗魯呀！寶布郎乘虛而入：『有票子給我留下，不要緊，我想我總有點辦法。』」

「爲什麼？你能？」生硬的一塊木頭，從酒盅邊跳出來。

「我——我——我帶到遠處去用呀！南方，唔，南方很遠，」他匆促的，立刻要圓潤的遮掩了一下。

老頭子「咄」的把酒盃一蹣，蹬踏立起——這時，從那本是棕紅的頸上，來了陣紅潮。爐內火苗亮着。他

感到這兒沒有怎樣的溫暖，到不是酒在肚裏發酵的原故，只是不耐煩，覺得這些只認錢的人是那樣不要臉。翻了三人一眼，他那樣純農民性的，直覺的叫起來：「中國人辦中國事，按着脚步走，幹嘛跟着人家起哄，共，也共不到咱腦瓜頂，也許你王七七酒館腰裏有了油，外路人的話，算作鬼吹燈——」

王七七最怕聽這話。當人家說他有錢的時候，一定臉

就發青，好像人家一定會偷他的，一樣，便瞪着小母狗眼，喊：

「嘿！沒說這話，沒說這話，賠本生意！」

老頭子却風暴般，一掩上破羊皮襖的大襟，走了出去。這兒鹿角咋舌頭吐口氣：「這老頭子，總是這段硬樹根！」

寶布郎，一會揩起大包袱，要告別。臨走還勾引着說：「中央票給我留。」「真往遠處飛一遭呵！」一面

點點頭。『那麼——噲！你什麼時候再來呀！』寶布郎就便停着，算了一算說：「前天初十，昨天十一——」

「十五的集日準來，那時頂好別曠出去，我說，我拿河北票來換中央票，這樣吧！貼三分錢，比彷彿你給我一塊，我給你一塊三分，就這樣辦，你二位多關照點，過幾天見！」他出去了。

天空裏，已落下鵝毛雪片來，飄悠飄悠的斜刺刺飛着。西面狗叫了一陣，夾雜着郭老頭子喊門聲。夜，轉爲落寞，空寂。

從這晚起，消息像包在皮下的血管一樣流着。誰也沒敢明說。反正三塊兩塊的儘先往外用了。

「嘿！孩子媽，花了那塊錢！」男人晚上乞求着。

「幹嘛——你這個算計鬼！」

「那裏有人說要不用了，瞧，蟲子，兜肚口袋上，呵，好了，好了——」他却猛一伸手從兜肚口袋裏把票子掏出來了。老婆氣得哭起來。

第二天，一塊折疊起來的，還帶着老婆體溫的票子，在小酒館裏換了十幾斤鹽。

十五趕集的日子，寶布郎來了。他把王七七手裏的四

十幾塊錢拿去——裏面就夾雜有王七匣子裏的三十圓——然後，從荷包裏掏出一捲河北票子，他要當着面點够數，隨着他手指頭的翻點，一掀，一彈，新的硬紙，喇啦喇啦真響，哈，真够漂亮。它在那發着藥草味的，油鹽醬醋味的小屋裏，立刻吸引着兩雙眼珠子，王七、鹿角，眯眯的笑起來。簡直他們從沒見過。不過什麼票子從很遠的大城裏，鐵路線上帶了來以後，總是打了折皺的。馬上接過來，還送上鼻子聞了聞，那是一股充滿刺激與愉快的洋油氣。

「怎麼怪紅的？」鹿角在王七手裏順手拈一張捻。王七趕緊把手一下抽回來，朝來的人問。

「咳，咳……新票哪！差十塊？我還有這個票，先放你這兒……這是更好的票子！」

「什麼票呀？」

「這個——聖人腦袋的！」不錯，那是幾張又大又長的綠色票，一面印着圓圓的一幅孔聖人的腦袋。他們欣快的神秘的把它收下了。

一次，兩次，中央法幣慢慢吸收了去，換來一批深紅的新河北票，和聖人腦袋票子。

白天，黃昏，夜裏，王七他倆一個掌櫃，一個夥計，都給那貼三分錢的事情迷昏漲了腦漿子。同時，王七還囑咐他的夥計，千萬別告訴旁人說，這生意不能給人家搶去。一面倆人在夜裏，上了門板，秘密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就說是回家去看看，實際鹿角却攔個錢袋子，順着田坎間小道，走遍了圍繞着他們四周的村落，從他熟識的東村磨官那兒，張乾塔村的油坊裏偷偷的兌換了法幣來。他

們不分晝夜的忙手忙腳。酒缸旁大半輪流蹲着兩三個人。郭老頭子有時也還要一拉子熱燒酒灌下肚去。王七緊緊的把算盤子扣緊，三分錢貼水迷惑了他，當他一筆筆記上賬簿的時間，卻從來也沒有仔細想過——賣布郎為什麼要多貼三分錢呢？也許王七招着幾根黃鬚鬚想過一下，可是他認為：一定有什麼地方要這種票子，那兒這票子貴了，人家賣布郎是常跑大路的，一定做這號買賣……想着，想着，他笑了，昨天，拿來換的却是一捲中央農民銀行的票子，他自己沒留下，他留下的，鎖在一只黃木拜匣，再鎖進一只小反布箱，然後，把鑰匙穿在褲腰帶上，那三十塊老營底子，到是深紅的光彩的河北省銀行票子……村落裏，到處飄：

「這真好看，紅的，綠的。」

「呵——這是一顆聖人腦袋！你瞧！」喜愉的。

這個却迷糊了：「聖人？就是上書房拜聖人的聖人嗎？」

「快收起來！你這問勁！真是房簷上的蜞螻蟻，緊哪嚷。」一個抱怨着。

那場雪化了，又落過一場更大的雪。還有六天就是臘月初八，喝臘八粥的日子了。西面山上白茫茫一片。天在晴着的時候，顯得輕飄飄的。大地上發着寒冷的熱氣，是給太陽從土場裏蒸發上升的，這樣，卑軟的地裏，到處陷腳，沾滿泥漿。喜雀，有人說是從山西那面飛來的，白頸頭的，站在樹上，喳喳叫。黑鳥鴉就落得遍地，啄食餘粒，細草……立刻樹上，屋頂上，籬笆頭上，地上，到處留下三個又叉的印子，那麼精巧的，印在有冰有雪的地方……

戰爭消息，不斷的傳送了來。只那十里外的村落裏，還住着一批八路軍游擊隊，小鬼常常來買柴，買糧，買小米。

這一天，四五個小鬼來了。他們有的還穿着草鞋來了。向一家買了幾細柴，和幾斗黃米子。

「這柴是西山上砍來的——哦！錢！只好找給你這一塊新的，你瞧！」

賣柴的王北斗，傻傻的一面揩着汗，一面從兜肚袋裏摸索半天，抽出一張深紅的河北票，他笑嘻嘻的彈着響。

二

一個晴天。村公所裏來了一批人，都是穿着灰軍衣。村長梁雲甫正攏了兩袖，圍着火爐，一條腿擺在一條腿上，帶着老花眼鏡，仔細的找着黃歷，想翻開看一看，雖十五天整整不散集的日子還有幾天空兒——這幾天，忙着，東村，西村，都紛紛說着，要組織自衛軍了。那面，一只扣着的發狗的大盆，從縫裏透出一股酸味。這會，梁村長給吵得抬起頭來。為頭是一個橫寬的矮胖子，紅黧黧的圓臉上，帶着笑意，肚子圓圓的，手很大，他有點口吃的朝他講：

「我們是宣傳隊，村長！他們開過會嗎？」

「什麼會？娘娘廟會嗎？」

這惹起那面三五人的微笑。他們本來是在欣賞一顆紅蘿蔔掘成的槽盆裏，種着的小麥苗。

「嚇嚇……你們有娘娘廟，好呀！」

那面，一個同志說：

「這兒得加緊工作……沒組織的！」

「處女地。」

「……」對這樣的謔語，沒誰再作聲。

後來，他們就出來了，在村子裏各處跑着。

村東頭的王七酒館裏，鹿角出去了。王七爬在窗口往外瞧——那面：白頭髮的顧七，嬌剛「囉囉」——囉囉」的趕着兩條豬，到村子外的荷花泥沼裏去。她的大兒媳婦，依在籬根上的一棵柳樹下曬太陽，還搖轉着一根牛骨頭，打麻繩。這會，兩個灰衣人，把帽子一脫，頭髮一搖，趕情是女人呀！她倆笑着朝顧家大媳婦那裏走去，說笑了一個還接過麻繩來嚙嚙——嚙嚙的打起來。大媳婦笑了，挺親熱的，陪她倆往裏走。

就這空兒，鹿角慌張張一頭衝進來喊：

「表哥——人家說有假票子——日本的……鬼

(偽)的……」

兩個人就跑出來。在南面，石轅子坪那兒，一個人向圍着的人講解：「……他們知道嗎？老鄉別上他們的當，他們來吸收咱們的法幣，爲什麼呢？因爲他有好處：有外匯……就是法幣在外國也能用，也能買東西，他們吸收去就是要拿到外國去買鎗買砲，同胞們！錢是咱們的：他們吸收去買鎗砲，還是殺咱們……」

「湊他裏裏的！」一個農民爆怒的咒罵了。

一種驚訝和眩惑籠罩了他們……

「那深紅的河北票子不是真的，假牌的，日本人騙我們的——不信你們對對看，假的顏色深紅得多，還有

號碼多一個字……

「那麼聖人腦袋的呢？」一個年青夥子把他的皮襖抖擻着響，一直衝往前面來。

「哈——更不用說了！那是北平偽政府，漢奸賣國賊那裏印的，我們打倒日本漢奸走狗，要拒絕這些票子……他們利用了許多小漢奸，來到咱們這裏來吸收法幣，咱們就不准法幣流出去，同胞們想想吧！我們要知道，每月五萬塊錢給他們吸收去了，簡直是吸咱們的骨髓油呀……」

外圍，郭老頭子嚼着烟鍋，拉着一個灰衣人悄悄問：

「農民不是假的吧？」

「老先生不是——可是那是日本人利用它來換能拿到外國去用的法幣的呀！」

郭老頭子沒作聲響——他却記算在心裏：因爲他是知道這事的，他想起來那天下雪的晚上，在王七小酒館裏的事情。那天，他回去悶了一肚腔子氣憤，和老伴吵了一架。第二天，他看見人們都朝村東頭小酒館裏跑——一路他揀了個糞叉子和一只荊條編的糞箕子，順着小路，往東面趕着腳走路，讓汗從額上下流，他喘着，等到了一棵樹下，賭氣的把東西往凍得鐵硬的地上一摔，坐下去。他愈想愈氣悶，本來就瞧不起城裏做生意人的老頭子，愈發憤恨實布郎。他想他簡直是揭焦快村的鬼。你看現在不全亂了營嗎？說不定王七、鹿角，他們早勾串好了。……誰知歇下來風一凍，到底是人老骨頭了，回到家就頭痛起來，好多天沒有出門。在他家裏，一天，兒子平露從外面回來，把一只手擦了把汗，笑着說：

「爹爹！實布郎又到王七小酒館了，遮遮掩掩的！」

「甭說啦！我早說這小子不是好東西，走東家，串西家——你想，那天他說什麼共啦，共啦，平露，別信這套狗雜碎，只要打日本。我就想：絕不願老了老了的瞧你們當亡國奴！」他興奮的，從土坑上爬起來。老婆婆却在旁邊嘟囔起來：「昨晚剛喝了紅糖薑水，今天又活了——躺下吧，你！」

慢慢好了，郭老頭子只是消瘦了點。

現在，他抓着那個同志，抖着手，氣得激憤的說：「好賣布的小子……」

顧七的院裏：也圍聚了一圈婦女，他們像水邊上的一羣翠鳥，悄悄談着。她們在田地裏，都是能手，從她們的頭上，粗布衣上，噴發出沉重的土氣，和孩子的奶嗅——這微溫的鄉土氣息，親切的拂着兩個女同志。其中一個矮小的，兩顆眼睛圓圓的，臉頰上還散着稀疏的雀斑，一說話就先嘻嘻笑起來，這會，她告訴了這羣從廚房，坑頭上來的婦女，講了很多：從打日本說到家裏養的豬，羊，又扯到糧食，生意，又說到日本人叫了漢奸來吸收票子，又說了那深紅的河北票子是假的——聽的人笑着，打着訛，一提到新票是假的，此刻心裏就跳起來，從人叢中，立刻擠出一個黃頭髮瘦臉的艾子嫂，她推了旁人一把抱怨着：

「哼……我說的呢！那晚上，孩子他爹非叫我拿出一塊錢——氣得我都哭了！」

「艾子嫂哭啦！呵……」一個小丫頭播浪着條小髮辮，拍着手掌。但是旁人都沒引起笑來，因爲心裏都

在跳，她們都記起來了一個早晨，一個晌午，一個夜裏，都有過那樣的事：那一只磨了幾個胖膩的粗手掌伸出來，讓他們流過眼淚，因為一塊錢本想這年下給孩子添點布……

圓眼睛的女同志，爲了打破這沉寂，一把抓着那個小丫頭的手：

「你叫什麼呀？」小姑娘却搖了搖頭，想掙脫手。一面笑得咯咯的：「不告訴你，不告訴你……」剛才給她打趣的艾子嫂，却報復的把兩手插進她腋下搔着癢，更咒語着：「叫你嚼舌根，玉根子呀！這叫現世報，噯！」這一來，女同志也笑起來，叫着：「玉根子，玉根子，哼！你再不說。」逗得大家都笑起來。

一會，這個女同志站起說：

「嫂子們！你們這裏真好——我真的不想走了，你們要不要我呀？」

「要！」玉根子尖細的喉嚨壓倒旁人的聲音。

「好——我真不走了，往後，你們叫我倪淑平，倪同志吧！再見！」然後，她們一齊出了院子，已是太陽要落山時分。

住了一夜，宣傳隊的人到東村去了，留下了倪同志，就寄住在顧七孀家裏，另外還有一個男同志，住在村公所裏。從這之後像一條河在棕紅的田野上分成多少條港兒，沒兒一樣。焦快村裏的農民們中間，開展了很大的一場波浪。爲什麼呢？因爲從賣布郎的話由王七小酒館裏傳出來以後，村落裏再也寧靜不下去了。前些天，是大家唯恐落後的往外甩中央票，誰知現在頭上又是一瓢

冷水，中央票原來都換了假票子，連擦屁股紙不如的呀！這幾天，很多處；丈夫老婆打起架，打得哭着叫着，一個黑夜，王七酒館裏，點着根三十祭財神剩下的素蠟。

「這怎麼辦呢？」王七發愁的兩手托着下巴。

鹿角推了一把桌上的一堆假票子，嫵媚的說：「人家是零的，我們是整的，怎麼辦？反正一年到頭白幹啦！」

「……順着王七焦灼的小眼眶上滾下淚珠來。他媽的！等他來，這漢奸！」

但是羣衆就像一窩瘋，你要沒耐心，就永也不會梳理順了。固執，保守，動搖，猜疑，胆小……

經過一個時間，克服着種種事，從艱辛困難裏，雖然在棕紅的田野上，有多少條港兒，但是我們的工作同志得到當地一部分進步農民的協助，給汝港順了流。同時，在外圍的環境上，也轉動着「八路軍」配合了所有不願作亡國奴的，打日本的隊伍，在唐縣，完縣，那一條線上，山西，察哈爾，到處風一般的送來打仗的消息。一月裏，還在二百八十里地外的阜平縣開了一次「晉察冀邊區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那會場上，大家討論了，商議了「金融」的問題。在敵人的陰謀侵略下，冀西一帶，每月流出五萬，冀中一帶每月十萬到二十萬，……代表們忙着，儘管是冬天，窗外颳着北風，他們却鼻子尖掛了汗珠，搖着，揮着。

不久，抗敵報上。

村落——覺醒了的，太陽光裏的每一個村落的牆壁上，傳播着一條新聞：

「……爲了防止敵人經濟侵略，吸收法幣，中央政府決定集中外匯，取消了北平，天津，青島，上海字的法幣的外匯價值。一方面，我們邊區，應該加緊禁止法幣的流出，并防止漢奸，……」

三

二月十五，焦快村的集日。從天一亮起，在那條街上，就開始了喧嚷，爭吵……白菜，凍得腫脹着的胡蘿蔔，小攤子上，一只只斗裏盛着黑豆，老玉米顆子，穀子，麥子，各色各樣的莊稼種子，結了的實。還有一棵樹上，吊着結了冰的豬肉，一個肥胖的人，舉着亮晃晃是一把尖刀，吵叫着賣布，賣糖的，豬灌腸的鍋裏噼噼響着，冒着熱氣。但是風還冷冷的吹得王七小酒館今天掛出來的，寫了「聞香下馬」幾個字的一條紅布幌子，打着給兒。很多農民躍躍着，吃着，蹲着，不停的說着，添加了集日的熱鬧。那邊還有一個包了白頭布的伙子，拉了一匹驢頭不大的白馬，馬顫慄的搖着尾巴，把那像生了癩般的紅嘴觸，往左右探尋着……

郭老頭子用粗獷的啞喉喊叫：

「這年月，呵！趁火打劫嗎！……」

這個強硬的傢伙，一下衝傷了那個賣肥鏟的人。這個人是有一根狡猾的弓背鼻子的，下陷的眼眶裏，突露着凶凶的光芒。現在，一下把那有點彎曲的把柄往地下一推，一袖兩手：「嘿！這個老頭子，誰請你來買嗎？憑東西賣錢，一手遞錢，一手遞貨，你可別胡說八道，什麼叫趁火打劫——有骨氣去打日本人！」

本來轉過身氣昂昂要走的老頭子，一下激怒了，回過頭雄雞一樣搖着頭：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

賣東西的機靈的翻翻眼皮說：「別生氣，當不了做生意，來……」一面伸出一只手袖在裏面的袖口給老頭子。老頭子並沒有把手伸過去，把兩只手縮在袖口裏對對碼子——那是趕集的習慣。他們總是你爭我奪的數目，是嘴不說，連眼睛也看不到，只是意識支配着手，在袖筒裏決定。每一個農民從集上買一口鍋，還是一個釘耙，一只木枕，總得爭吵着，打着價錢，褒貶着貨色，然後你增我減的……這會，老頭子看看那有點彎却是粗壯結實的，揀了半天才揀出來的耙柄，噴着氣。

貓頭臉的小孫子鐵柱子，本來在棗切糕的車旁，聽到爺爺吼，一步跳過來。

「沒事，沒事……」老頭子覺得勝利了，眨眨眼睛說。

一隻木耙的生意，又在繼續的談判了。

牆那面貼着排標語：「打倒日本！」「鞏固擴大我們的邊區！」「加緊防備漢奸！」……因為二月的春寒就要過去，在從前的村公所，現在叫村政府的屋子裏，已經開始推行春耕運動了。倪淑平站在那只水缸旁的地上，朝着擠在坑上，和地下工作的同志說。她是紅着臉，笑着說的。

「我覺得現在就要進行春耕運動的宣傳了，應該着手了……還說什麼呢！我們婦救和兒童團先動員，好不好？艾子嫂同志？」

黃頭髮的艾子嫂也點着頭，發言了：「我們動員吧！」

昨天才從區政府里開了一夜會回來的平露接着插上嘴：「還有票子的事，張同志你說吧！」

張同志是臘月裏，留在焦快村的兩個男同志中間的一個。他瘦瘦的，從前是個學生子，現在可穿了一身黑棉襖。因為在鄉下，不是壩頭，便是坑角，人比從前黑了，結實了。他說話是細喉嚨，邊說邊把右手一下一下擊打着從前人都會笑他，現在看習慣了。他馬上站起來，人們便把眼睛集中在他堅定的下頰。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比方去年冬天，有人受了漢奸的騙，咱們焦快村很多人拿中央票去換了假票子，那些票子是沒用的廢紙，日本人就花點印刷費，騙走我們的好多錢。我想到現在還會有人心疼。像艾子嫂同志……呵！還有你，這個耳也沒聾，眼也沒花的老祖宗……」

「快點說吧——我們要現在的，不要再聽從前的！」誰笑着叫。

「這是原因，那一個階級……唔！目前咱們就是打破敵人的鬼法子。」

「囉囉囉，到底怎麼辦呀？」

末後，他說了，他很費勁的在說話時，極力要找一切都聽得懂的，可是有些字眼總流露出來：什麼「幼稚」呀！「蒙蔽」呀！結果使他很煩躁。從到鄉下來，他處處注意自己同農民中間的距離，他無論如何要做到一整片。他說了，邊區爲了防止給法幣流出，爲什麼呢？一方面敵

人可以利用它的外匯價值，到國際市場上去用。一面將來敵人把偽票充斥進來，可以在金融上操縱邊區，讓邊區從骨子裏慢慢乾涸起來。現在咱們要集中法幣，還有現洋，銀子，什麼都可以，把它集中起來……集中起來，咱們邊區要拿它作本錢，自己開一個銀行，發咱們自己的票子，這票子，敵人拿去沒用——大家轟笑起來，高興的拍起手來，蹣跚着，讓坑上的地下的土都撲起來，把小屋子影起一層黃澄澄的霧影。末了，張同志捏着拳喊：

「我們要同敵人堅決的搞一搞，爲了咱們華北的六百萬法幣……」

大家興奮的開完了這個會議。

平露回來路上達到爸爸抗着根本耙，走着。爸爸粗聲粗氣的問：

「開完會啦？」

父子倆，然後輕密密的說着，走着，走着……

就在下午，擠滿人和牲畜，吵嚷和灰土的街上，發生了一場焦快村從來也沒有過的大風波。在這風波裏，一個給農民的拳頭打得頭破血流了。開始是王七在小酒館裏，把醃鹹菜倒在鹿角刷淨的一口缸裏，就坐在火爐邊打盹，後來，一點聲音把他驚醒，他睜開眼一瞧，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走進來了——悄悄的斂手斂腳。頭上包着的白頭巾拉得很低。一進來却馬上揚起頭來，敢情是賣布郎。這時一陣激怒從王七的心裏噴起。他一挺身闖過去，就抓牢了。賣布郎還大胆的嘴上笑着，咧咧的，王七却「啪」——的一個嘴巴上去。

「怎麼你也……我給你錢！」

今天錢已經贖不過憤怒，儘管對方怎樣哀求，欺騙，王七死執着不放。王七扭着，朝外頭狂喊：

「鄉親們來抓着漢奸呀！……」賣布郎來不及堵他的嘴，兩人便扭打起來。

集上的人聽到小酒館裏的焦灼的喊聲，又聽到唏噓嘩啦，乒乒乓乓的響。他們便一拥的跑了來，他們不管了菜攤，布攤，切糕車子。他們一齊擁到這裏來，打頭的進來以後——王七正同那個人扭倒在地上，王七瘦小的，喘着給壓在地下。桌子也倒了，那上面很多的碗盞打得粉碎，散落了一地——王七呻吟着，貓一樣叫着。紅結的瓜皮帽，飛上櫃台，臉是紅的，禿頭上滾滿了塵土。大家幾十隻粗獷的大手伸出來，分開他們倆，扭着漢奸。漢奸臉蒼白了。他們就是這種東西，耗子一樣在那黑暗裏，牆壁裏溜着，嚙着你的衣服，東西，跑上你胸膛。可是他們不敢正視光明，羣的宏力。賣布郎偷偷瞞過人的耳目，他想王七還是他圈套裏的，他想王七是容易迷昏的，只要掏出錢來就會笑。可是那裏知道王七不是從前的王七了，他還是愛惜錢，甚至一個銅子到一分錢，還是母豬眼，瓜皮小帽，可是他咒恨了漢奸，漢奸是殺人的，他清楚了這一點。因為他們焦快村有鐵的組織了，大家都知道抗日，大家都愛着他們的好朋友八路軍，張同志，倪淑平……現在，漢奸他蒼白了，他抖擻了，他想分辯，可惜他的嘴唇是隨意筋般哆嗦了。

在外面路上，田埂上，人們亂嘈嘈的喊着：

「街上抓得漢奸囉——街上抓得漢奸囉！」

這像風一樣的話，立刻吹開來。從院子裏，牛欄上的

人把水桶一扔。雞籠旁，灶火上做飯的婆娘，沒放下桿麵杖，就跑出來。他們潮水一樣往街上跑——從各處：梁雲甫，郭老頭子，平露，艾子嫂，玉根子，顧七婦也提着拐杖，蹣跚着兩只小脚，擠夾在人叢裏擠擠撞撞的。大家喘着，想着，閃電一樣：漢奸什麼樣呵！……

等到張同志，倪淑平他們跑來，人已經圍得水洩不通。集上是一片亂糟糟的。人圈裏面，還是在高聲騷擾着，咒罵着，拳打腳踢着，漢奸的手臂反剪過來網上了。

「同志——讓我進去呀！」

從各處起了一陣騷音，像海上突擲的浪，然後：「好他們來了，看吧！」

「這次他是來放毒藥的，你瞧！」平露從漢奸口袋裏翻出四五包東西捏着。證實的喊叫起來。

「害得我們多苦呀！」婦女們叫。

「打死他！」

「不，我們應該送政府呀！」

王七臉通紅着，一邊腮幫子都腫脹起來，還有血印子。漢奸倒在土地裏，像蹂躪的一大網布。

四

從溶了雪的廣泛的地面上，來了春天的愉快——

河北的天氣，差不多在二月尾上，杏花就在枝頭綻裂了。這平漢路的西面，是比較荒涼一點，可是今年在春耕運動裏，農民們的心情又不一樣，他們只穿着一件粗布褂子，還把袖口高高的捲到臂肘上去，當他們毫不費力的趕着牛把去年犁過的土地蓋上，太陽照着他們棕紅的

黃的臉，是笑着的。由身上更透出那和土壤一樣的氣味來。

玉根子的爸爸，一個只進過縣城一回，便生了場病的老農夫，這會，蹲在地坎壩上，啣着根烟袋影響。

那邊樹上，一只鶻雀給風吹得羽毛飄揚起來，喳喳的叫着。

因為靜寂，一望不見邊的黑土，讓老農夫都有點心愛的點着頭。

這些天，簡直在他的生命史上是從來也沒碰見過的，五十幾年來，他爲了家，幾十畝田地，累得腰都彎彎的了。可是現在呢！不知道從那兒來了那麼羣人，年青的，活潑的，穿着草鞋的，在遠處和日本鬼子打仗了。這一塊土，本來眼瞧着自己的隊伍撤走了，怎麼如今一來，說又搶回來了。不只這樣，還有新鮮事呢！大家都管這塊土叫邊區了。他閉上眼，想起村裏張同志就常說：

「邊區是咱們自己的，咱們要保護它……」

他高興了，覺得這片地：焦快村，東村，張疙疸村，都是咱們自己的，多麼好。可是他又想起來——

現在——都像翻個兒啦！什麼都不同，男人嗎，組織了自衛隊，娘兒們這幾天因爲男人下地了，她們就拿枝紅纓標槍，在那路頭上，樹林邊，站崗，放哨，查路條了。連小孩子也有了什麼兒童團……反正都是忙着。還有從前開春了，也沒人管，自家上自家的地頭，今年却不同，從前好多天，就有人招呼着，說着，講着，要春耕呀，開荒呀……他突然聽到不遠有人走來了，立刻打斷他的思路，回頭一看，是郭老頭子：

「大哥，吃過飯啦！」

「嗯——哼，好天氣呀！你在想什麼？」郭老頭愉快的站着了。

「我在想，這日子變了……」

「嘿，就不錯，你也許想你身上的分量輕了點，……」

就不錯，孩子們都不偷閑偷懶了，王成呀！剛才村裏又來了什麼代耕團……」

「代耕團？」

「不錯——說是替咱們老百姓幫忙種地的。」郭老頭子却蹲下來低低的說了：「嘿！還有那件事，你說怎麼樣，對！就是那件事，你知道，咱們邊區要把銀子，錢，都集在一塊堆兒，說開個銀行，這事你說怎麼樣……」

「嘿！老弟！這事我可老是想著，昨兒個一夜我沒睡着，想來想去，咱們老哥兒倆，我不瞞你，我跟你商量商量，十五年前，我賣了塊地，給平露娶了媳婦，還剩下二十多……現洋，我想到底拿出來還是……」

「哈！我的傻哥哥，這怎麼能拿，老了老了不留個後手還行。」

「我到不這麼想，反正還不是爲子爲孫嘛！」

「我可不幹這說星指月亮的事情，我勸你也收心。」

「……」郭老頭子靜靜的。

「拿？他們就想得好，嘿！也許這就是共，共……」

「不管世界怎樣改，還是一樣，一樣，往鄉下人肩膀上放擔子！」

郭老頭心上立刻罩了一層黏粘的密網。他乾乾的嘆：「可也不能都這樣想，蜾蠃虫（一種黑甲虫）還會

翻翻呢！」他一面伸出粗大的手掌，捏着脚下黑土塊，滑潤來油一樣了。王成比他又瘦又小，太陽上的一根青筋，可是帶出無限的倔強。在村裏是常常和人家「抬槓拌嘴」的。這會，他抱着膝頭，滿不在乎的打個咧子：

「翻翻？翻到棺材裏還不是一把骨頭渣子！」

郭老頭激怒的：「你就帶到棺材裏去！」他吼的站起來走了。

剩下王成，他睜睜兩只小火燒眼睛，再也扔不下這件事——他心裏有鬼，在他家裏的後屋簷下，埋有兩錠銀子……

下午，田地裏，發現了「代耕團」的同志們。他們有的是機關裏的工作人員；有的是八路軍的同志們，他們來了，就分散到每塊田地裏來幫忙了。他們主要的是代替抗日軍人家屬作工，他們流着汗，彎着腰，欣快的動起手來，還一面唱着歌，立刻，在黑色的，肥沃的大平原上，到處揚起那可愛的，響亮的歌聲。一直到太陽沉西，他們才帶着點疲倦走了。這樣一來，農民都笑着，加緊了手上的勁頭，一天的速度是激漲了。在村莊上，每一個村莊的核心裏，他們更忙着，計算着，農家都在選擇種子了。

然而反映在鄉村中的金融問題却叫很多同志頭痛了。比方，在焦快村，動員已經好多日子了，還沒有一定的收穫。黃昏的時候，張同志推着輛自行車由區政府裏開會回來，悶悶坐在梁村長回家去了，便沒有一個人的村政府的屋裏，他還創痛的沉思着——在剛才的會議上，大家討論經濟動員問題的時候，當他報告到金融方面，他簡直困惑了，憤怒了，因為他說不出什麼來，他只說：

農民們知道了河北票是假的，聯合準備銀行票子是偽政府漢奸的，甚至他很光彩的說怎樣捉到了漢奸（但是後來他也覺得這沒什麼了，因為在旁的地方，也有這同樣的事情呵）。不錯，這是宣傳工作了，可是動員集中這一面呢！他的喉嚨嚙塞着了，使他在會議席上流了汗。現在，他仍然是有點憤怒的……快擦黑，住在顧七孀家的倪淑平同志來了。她這些日子，雖然因為忙，動員婦女們代替男人站崗呀，做鞋呀，洗衣服呀，她消瘦了一點，不過同時也黑了一點，結實了一點。她走進來沒有言語，一會，她才慢吞吞講：

「今天代耕團來了，很好——這一點不錯，我想農民們是更興奮了，那麼我們的春耕運動計劃沒問題，我說……哈哈！你這個人，不言語，我們沒問題來得及，趕緊開渠……」

「小倪！你別太樂觀吧！」好像有什麼暗影遮着了向來冷靜，嚴厲的張同志。

「怎麼，我並沒有亂說，同志有把握就是有把握。噢！小倪完全像一隻愛嬌的雞一樣，挺起高高的胸脯。」

「旁的方面你也得想想，就拿動員集中法幣現銀這事來說，我們做了什麼？」

「同志！你說得對，全面，我明白，我們就要做……」

「困難是擋着我們的。」

「克服困難！」

「對！我們來克服困難。你要知道山西那面是更麻煩，好多同志在叫苦，爲什麼呢？你有兩片子嘴，你說了一家的，花費了時間，他們聽見了，答應了，點頭，可是

等到你叫他們爲了他們自己拿出一點點東西，他們哭了！……這種農民的保守性頑強極了，你有什麼辦法！

「我們冀西好一些，冀中還好，可是小倪你說得對，我們要克服……」他站起來，兩手折着一根火柴，他瞪着小倪，小倪却在笑。他說：「你不要忘記用本地幹部，農民們最相信的還是他們自己的人，像平露，艾子嫂嫂……」

「我想起平露的爸爸來！」

「突擊一下，明天！」

「不，就是現在，我也要突擊了！」

「我總覺得從你到鄉下來，你一切都太過分的樂觀，過分的理想！」張同志冷峭的望着小倪。

「沒有，也許我有一些……我承認，可是我愈在鄉下，我愈覺得鄉下人的可愛——你知道我的家也在鄉下，可是我從小就在保定唸書了，我沒有想過我的家鄉是這樣美麗可愛，我從前只渴想着西伯利亞大片土地，可是我現在愛河北，河北我常常想：在咱們的家鄉，河北，你看，農民們……從前你許會想他們多笨呀，哈，實際他們是聰明的，你看，艾子嫂嫂，王根子……哈哈，我高興極了，我想在咱們的土地上，也能唱那個歌：

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

她有無數田野和森林……」

（洪亮的而是稍窄的張同志的聲音也加上了。）

他們倆從屋裏走出來，唱着，唱着，給微涼的愜意的晚風吹着。到了一塊打穀場，張同志說：「可以自由走來走去，對咱們是自由走來走去吧！我去找平露——」記着突擊，突擊……」然後，他順着短垣牆和倪淑平分分了手。

五

突擊運動，在焦快村上展開了，

整日整夜，倪淑平在人家的院裏，屋裏，雞籠旁牛棚裏，說服着，笑着，耐心的聽人家的冷冰冰的話，不灰心的再說，再說。同時，在這一運動裏，艾子嫂嫂和王根子卻給了工作很大的幫助，比方，王成就牛一樣的難馴服，你說說，他是連頭也不會動的，可是郭老頭子同他吵罵着，扭着揪起來，紅了臉。張同志，平露從旁拉着，勸着，才慢慢的完了事。可是這樣的經過一個星期，他們都瘦了點。張同志昨天晚上更頭痛起來了，流着淚。

一個夜裏，郭老頭子突然把兒子拉到外面，悄悄說：「平露咱們有二十塊洋錢……從前想是留給我

和你媽做棺材本——也是替你們想，省得再賣田賣地的，這些天，你可不要埋怨我早不拿出來，唉！你知道從你爺爺千辛萬苦置下了這塊地，在你娶媳婦時候，賣了幾畝，我想來想去，夜裏整晚睡不着覺，可是現在我下了狠心，把它拿出來，換上咱們銀行不久印出來的票子吧！從前我耽心什麼邊區，游擊隊靠不着，黃了咱們的老本，現在不會了……可是今天你可千萬不能夠讓你媽知道，晚晌，你挖出來，屋裏，牆底下……」

黑夜裏，平露興奮的捏着出汗的手掌。星光却閃亮了爸爸眼睫毛上的淚珠。

一直到半夜三更，老頭子他展轉着，睡不着——後來，他聽見外屋唏唏嗒嗒的響，他知道兒子動手了，但是他心跳了。

……他茫然的瞪着兩只老眼。突然，老婆婆的手暗中抓着他。

「你聽——什麼？有人吧！」

他却重重的咳嗽了一聲，粗聲粗氣的答覆她：「別大驚小怪哪，耗子，耗子，吭，吭！」

第二天，郭老頭子和平露把那光滑滑的二十塊洋錢送到村政府去。這是焦快村頭一件驚人的事。但是馬上，在下午，郭家打了一場架：起初，老婆婆一頭撞來，把老頭子幾乎撞了倒下去，他流着淚，可是他打了她。兒媳婦呢！也同平露扭打在一齊，鐵柱子和兄弟，哭着護着滿處跑。一直等到倪淑平，艾子嫂嫂他們都趕了來，才能勸開。老婆婆臉都青了，一句話不說，只是流眼淚，從這以後，生了一場大病，差一點死去。

就因爲這事，動員集中法幣現銀的事開展了。登記簿子上很快的有了五家。

春暖先到了村外的小河流裏。綠的草底下，蝌蚪虫生長起來了。人們身上的衣服都減輕了分量。——一天，張同志起了個早，從村莊外面繞個彎兒來了。他看見門被推開了。他想也許是村長梁雲甫來過了。可是他叫了一聲「梁村長！」也沒人應。只那隻黑貓在太陽晒熱的窗台上睡着。他舒了口氣，走進去，意外的，坐在那裏等他的却是枯槁的老王成。他立刻笑着招呼他：

「王老頭早呀！」

他心裏却在微笑的想：這個頑固的傢伙來了，恐怕又該麻煩一大套了。

「張同志——我來個早，你可出去個早！」

王成却是笑着的。從這一張頑固的瘦臉上，是多麼稀罕的笑呵！他還一面扭着嘴唇上的鬚鬚，一面兩手伸到橙子上去，提出一個藍色的小包。

「什麼事呀？王老頭！」

老頭子沒有言語，只管慢慢解他小包袱的扣子，打開一層，裏面還有密密一層黃布，然後是一層棉紙——張同志盯着那兩隻滿是筋絡的手，在他驚奇的感覺裏，是靜靜的等待着那立刻要觸目的神秘的東西。末了，王成顫抖着那滿是繭皮的粗手，卻從包袱的裏面掏出三件東西，放到桌子上：兩錠燦爛的銀子，一根彎曲了的銀耳挖子，王成放下了以後，才朝對面的人慢慢的說：

「張同志！你給我登上記……」

一種熱潮，從張同志的心底激漲起來，他感動了，他說不上話來，他幾乎要拿渾身的力氣去擁抱着老頭矮小的身軀了……

六

隔了一條平漢路，在東面是一片綠茵茵的平原，在上面彎流着子牙河，胡盧河，漣沱河，這是河北腹部最肥沃的一片土地。從春天，不知有多少黑夜，游擊隊拆毀了幾里長的路軌，打翻了火車，追趕着殺人放火的日本鬼子——這樣，在這肥沃的地帶，又發展了我們的一個游擊根據地。常有人從那面來，便帶着多少新的，動人的消息來，現在，在敵人經濟的侵略下，那裏每月要流出十萬塊錢到二十萬塊錢的數目。可是在那兒很快的動員了，組織起來了，一樣的把現銀，元寶，從棕紅的土底下掘出

來，運過平漢線來，風一般帶着堅決，愉快，喜悅，這面，一條道路伸往極遠的西方，通過龍泉關，升上長城嶺。

路的兩旁，那平曠，田野，樹林，沒有香氣的野花，草地裏飛着麻雀，跑着野兔，飄着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拿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人們在加倍的流着汗，工作着，當你一個陌生的人走過一片樹林，投入鄉井，會逢到有人叫喝着

「拿路條來！」

那是一個平平常常的農民，他也許在額頭上包塊白帕子，遮禦太陽——可是，他是我們前衛線上的戰士。他在這兩個鐘頭裏，手裏抓着根紅纜梭槍，寸步不離開崗位。一會旁的人來替換他了。那麼他又跑到田壠上去，耨草啦！人們都是這樣忙。整個大地也給火燃燒着似的，噴吐着一種新鮮的，甜密的蒸氣。穀子，玉蜀黍，高粱，谷子，麥，都從鬆軟平勻，農夫的手抹拂過的土壤裏鑽出來了。只有那一響響留着八月裏種春地麥的留地，突露着黃色。……焦快村裏，人們鬥爭式的進行了春耕運動。從這兒，風向西吹着，吹過高高的山，長長的城的殘堡，吹到五台山，每一個角落裏，在核心裏，從各處，每一塊土地上，聯系着，推進着一切戰鬥當中的事情……

裏。

不久，頭一次冀察晉邊區銀行的票子來到了村莊裏。

初一，焦快村趕集的日子，王七小酒館裏，鹿角到城裏去採買貨物帶回來。當他一跳進門來，郭老頭子正倚在櫃台上，剝着落花生下酒，一面磨動着寬寬的下頰。太陽射進一片光來，裏面飛着幾只蒼蠅，鹿角滿頭是汗，一把從錢袋裏掏出幾張票子，揚着手，高喊：

「新票子，快來瞧哇！咱們自己銀行出的……」

王七正在算賬，趕緊爬上櫃台又跳下來。這時老頭

子却早抓在手裏在看，杏黃色的一圓票和幾張藍色的兩角票。

「呵！——出來了！這可有辦法了！」

由外面熱烘烘的擠進好多人來，圍攏着，喘着氣。

郭老頭子抓着一張角票，死亦不放鬆。他噙着兩只老眼，哈哈的大笑起來。末了，他從懷裏掏出另外一張旁的折疊的票子朝王七一丟：

「來——我跟你換！」

「不行不行……」鹿角躲着脚不肯算數。老頭子却孩子般天真的抓把花生往袋裏一裝，跑出去。

「簡直把老頭子喜歡瘋了！」一個賣羊雜碎的鬍子，拈了一顆剩下來的花生塞進嘴裏。

郭老頭瘋了般跑着滿頭是汗，逢人便講，胳膊揚着，一直就沒有放下來，等他趕到家，便喊：「平露——平露！」沒誰應，他就又一擰身，朝村政府跑。——在那兒，院裏早擠滿了人，幾只剛卸下來的牲口，不安的轉着。他魯莽的用肩膀擠開旁人，趕進屋門裏去。他剛把揚着的手裏的角票搖着，就給張同志發現了。

「來呀！老爺子……瞧吧！這兒還有咱們自己的！」桌上，不知道多少人，伸着腦袋，瞪起兩只眼睛，咧着一張嘴。

身後，玉根子悄悄拉着艾子嫂嫂的大襟問他：「你那一塊假河北票子呢？」

「這孩子——艾子早燒掉了它了！你還問它幹嘛！」艾子嫂嫂的臉微微紅了一下，就又分開旁人，推着，推着，去看「邊區票」了。男人，婦女，焦快村上剛來的，經過的，趕獸子，挑擔的，都在擁擠着。郭老頭子笑得眼淚順着眼角，棕紅色上的白皺紋裏流下來。他此刻又撞着跑出去，到了一個地方去了。

從此，在街上，舖子裏，慢慢「邊區票」多起來了。它們流着從手上，到口袋裏，到婦女們的兜肚袋裏……

展開文藝領域中反個人主義鬥爭

巴人

有這樣的一首詩，登在我們孤島上一張文藝副刊
文匯報世紀風上：

私事

徐訐

我探問過生，
探問過死，
深問街頭葫蘆裏賣的藥，
探問流行文章裏說的人事。

我從鄉村走到都市，
沒有帶一隻認識的字，
于是我問對門的漆匠借個刷子，
問隔壁老婆婆討一個手紙。

這樣，我用這硬性的刷子，
塗劃着稀鬆的手紙，
跟人學一橫一豎的字，
學讀流行文章裏的人事。

如今我雖然學會了字，

學會了讀漂亮話裏論生談死；

可是我知道街頭葫蘆裏都沒有藥，
而流行文章裏爭的都是私事。

一九三九，三，一二，晨四時。

讀者諸君，你知道這是表現着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我們的作者的藝術手腕確是再高妙不過了。它不但非常輕鬆的非常委婉而適切的表達了他的主題，而且它還具有刷清一切讀者對這詩所可能引起的反感。然而這却是非常有毒的足以消滅千千萬萬的革命者的鬥志的瓦斯彈。「街頭葫蘆裏都沒有藥」、「流行文章裏爭的都是私事」。我們的作者對於這擺在我們眼前的偉大的現實，非常透底地用一個「空虛」和「自私」給抹殺了。不但如此，由於抗戰二年來社會上激劇的變動，我們英勇的將士與民衆，繼續不斷的作了不少的犧牲，死與生的問題，震撼了我們作者的心——這不值一分錢的偽人道主義者的心——於是他們開始要探問生，探問死，得到的結論是「學會了漂亮話裏論生談死」。我們的作者對於堅決地主張抗戰到底的人們底言論的詛咒，是達到無比的尖刻的程度了。這露骨的虛無主義的私生子——個人主義的傾向，是從什麼樣的客觀情形下發生的呢？而我們文藝愛好者，植杖耘耔地在這文藝園地裏工作，應該用什麼方法刈除這些毒草與荊

棘，這就是我今天要提出來討論的了。

二

我絕對地相信：文藝領域裏個人主義的傾向，是比任何一個領域裏來濃厚而且顯明。而這傾向是有它歷史的社會的根源的。但在這將近二年的抗戰中，由於抗戰的日益邁進，社會各方面的變動非常激烈，這潛伏着的根源無法而且不敢露出它的尾巴——這可恥的掠人的尾巴——來。一到抗戰進入到第二期，我們的戰鬥的工程，是更爲艱難了；我們的戰鬥的方面，也更呈多面性了。而潛伏於抗戰陣營裏的和平妥協投降分子——那接受了幾千年來中國舊道德裏最卑鄙的奴隸根性的汪精衛以人類中最無恥的反動買辦者的姿態毅然出現於政治舞台上，發表了艷電，響應了近衛的宣言，實行他的政治買賣——那賣國求榮的勾當，這一行動給予那文化思想領域裏那些乏蟲們的影響，便是潛伏着的劣根性的發作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倡爲異說，以動搖抗戰。而這些乏蟲們的比較聰明一些的，却又假借最後勝利的美妙的名詞，把它的界限劃到「恢復七七以前狀態」這一條線上，暗地裏來響應汪精衛的艷電的主張。作爲一個正直的中國人的我們，是決不能放棄這些乏蟲們的胡言亂道的。我們也必須以各種方法來撲滅

這種內應的奸細。

但在今天文藝思想領域中這種自利自私的個人主義傾向的顯露，固然由於汪精衛在政治上的策動，而它的內在社會的歷史的根源，我們還須予以明白的掘發。那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機構裏奴隸哲學與買辦哲學的交媾的壞蛋。由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向來是不得不在仰仗帝國主義之下，苟延殘喘，在他們生活實踐過程中，有一部分人也就不得不以買辦的身分而出現了。而中國又是個封建勢力積重難返的國度，買辦階級又往往與封建地主相互勾結起來，為帝國主義侵略者開闢廣闊的道路。這現實的畫面，攝取到我們思想的鏡頭上來的是什麼呢？是虛無主義，是自私自利主義，是奴隸哲學——這三種毒藥的總和。

由於中國的經濟形態，始終沒有完全脫却農業的自然經濟的因素，流行在中國社會的根底裏的老莊思想，也一樣沒有肅清過。五四時代，中國是以簇新的姿態接受所謂西歐的科學文明了，但由於歐戰後帝國主義的勢力的回復新興資產階級無法抗拒這回復的力量，屈服了。在文化思想領域裏，一般說來，也祇能接受西歐的科學思想的一半——所謂「科學方法」。而且這所接受的「科學方法」，還僅止於「懷疑」的階段。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裏所描寫的那位巴扎洛夫的「科學的」虛無主義者的相貌，就是中國五四以後一部分文化人的寫照。

然而這還得發展下去。——發展下去，所謂五四的

門士終於成明末公安竟陵的俘虜。中國的所謂言志文學，在其哲學的根底裏，是正和過去的載道文學起源於孔孟儒教思想一般，是出之於老莊思想的。整個的中國的文藝哲學，決不能把老莊思想估價得太低。今日的言志派文學家——有時也是京派的小丑——就這樣的成為一個透底的，虛無主義的乏蟲了。最明顯的代表就是周作人。

雖然是虛無主義的乏蟲，但他還一樣要乞取生活的餘粒而生活的餘粒，他又不能在鬥爭中獲得，他祇能向現實低頭，他終於捧起了奴隸哲學的經典，以苟安偷生而自足了。然而，他依然不願以奴隸的色相，出現於衆人之前的。他還得高超。他還得以自由的姿態去凌鏢一切人，於是他展開了反集團主義的陣營，以盡可能想得出來的貶詞，去誣陷並污蔑集團主義者。而這一切的做法，無一不是為了方便自己，穩定自己，使自己在別人眼裏還留下一點人形。這就使他們成為澈骨髓的自私自利主義者了。

自然，在他們這種個人主義哲學的構成過程中，封建勢力所給予他們的影響，是不能蔑視的。中國的反動的買辦階級，本來是一邊祇着帝國主義者的痔瘡過活，但一邊還暗着封建死骸的骨殖。這些個人主義的文化人，對於他們的所謂「宗匠」，却毫無保留的卸去了自以為尊貴的「自由的假面具」，顯出十足的「封建相」來了。而這「封建相」實際上也還不過是一種乞食的工具，以挾皮包而起家的會仲鳴就是個非常之適切的實例。什麼是會仲鳴的政治主張？什麼是會仲鳴的

自由思想？全在汪精衛那隻皮包裏面！

三

在文藝領域上，早先反差不多的口號的提出，基本上是打擊集團主義的文藝思想的，但主要却是打擊彼時甚囂塵上的國防文學——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揭起的文學運動。這因為抗日行動，必須是集體的行動，而集團主義的思想與行動的深化，又必須有個必經的相當的階段——即量的增大的階段。沒有量的增大，也就沒有質的提高。但在這量的增大的過程中，所最明顯表現於我們面前的，自然是它的「共相」。（但也有它的「異相」，不過是潛伏的，表現得不很明顯。）我們的高超的文學家們，既然不願參加這集團行動，自然更無法理解這量的增大是質的增高的先決條件。於是抓住這「共相」，一頓醜打，想達到他那壓止抗日的國防文學的怒潮似的生長。我們如其不從這些方面上探求出這揭起反差不多文藝運動口號提出者的社會根源，而斤斤地和他討論「差不多」的枝枝節節的問題，那是上了他的老當了。在今天，有若干人痛罵抗戰文藝為「抗戰八股」，正是也從這一社會根源中產生的。明白的說吧，他們要消滅的不是「抗戰八股」而是「抗戰」，否則，正如容先生所說，「話要常說，才有實效。」便是「抗戰八股」，也還有它用處。

可是我們的梁實秋先生，却又提出更積極的意見來了。「要求無關抗戰的文字，」活在抗戰時代，要叫人作無關抗戰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國人，然而他終於提